

方勇 著

庄子

十日谈

上海辞书出版社

方勇 著

庄子

十日谈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十日谈/方勇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1

(思想文化十日谈丛书)

ISBN 978 - 7 - 5326 - 3493 - 4

I. ①庄... II. ①方... III. ①道家②庄子—研究 IV. ①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4269 号

责任编辑 朱伟明 霍 飞

装帧设计 杨 阳

思想文化十日谈丛书

庄子十日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4.75 插页 1 字数 234 000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493 - 4/B · 197

定价:3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513—83349365

目 录

第一日	濮水曳涂影 漆园适己书 ——谈庄子其人其书	(1)
第二日	南华重逍遥 千载有回音 ——谈庄子的逍遥义及历史反响	(21)
第三日	天地本一指 物论何纷纭 ——谈庄子的齐物思想	(49)
第四日	虚舟常不系 静室自生白 ——谈庄子的处世之道	(67)
第五日	大道以为本 同源而分流 ——谈老庄之异同	(83)
第六日	切磋他山石 琢磨此身玉 ——谈庄子与儒学的关系	(104)
第七日	恒河莲花寂 濠梁秋水长 ——谈庄子思想与中土佛家	(130)
第八日	一轮南华月 万川水澄明 ——谈庄子思想与我国古代士大夫	(156)
第九日	万象入灵府 丹青赞化工 ——谈庄子与中国传统艺术	(182)
第十日	筌蹄原可弃 神韵自超然 ——谈《庄子》的文章之美	(205)
后记		(232)



第一日

濮水曳涂影 漆园适己书

——谈庄子其人其书

两千多年前，中国大地上正战火纷飞，狼烟四起。那时候可没有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邦国林立，各国君主都正为着扩张地盘打得不可开交，血流成河，所以这个时代，被后来的人称为战国。军事力量固然重要，但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在这场纷争中利益最大化，最终坐拥天下，则需要提出一整套的构想。有的人认为要行王道，以仁待天下百姓，这样天下归附，可成就尧舜一样的事业；有的认为要兼爱，不要打不义的仗，则可得天下；有的说要严刑峻法，奖励耕战，这样国家强盛，自然成功；还有的说秦国虎狼之心，首要之务是联合其他各国，灭掉秦国。这些后来被称为“诸子百家”的人，为实践自己的学说，个个奔走于王侯之门，游说诸侯，争鸣天下。

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住在偏僻又破旧的小巷里，靠打草鞋为生，面黄肌瘦，脖子看起来只剩下一层干皮。当大家都在熙熙攘攘，为利往来的时候，他却认为天下沉浊，不屑与言，自在僻处摇头晃脑，喃喃自语。这个人就是庄周，后人尊称他为“庄子”。

庄子很穷，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说，他没有正式的工作，一家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远远没有达到小康。他曾经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大约相当于现在林业站办事员一类的职务。《庄子·外物》中有个段子，说庄子家里揭不开锅了，找监河侯借粮，监河侯说等我收了税，就借给你三百金。庄子愤然以困于车辙中的小鲫鱼自比，说我需要马上得到斗升之水以活命，你却要我等你慢慢引来西江的水，真要如此，还不如届时就到干鱼市场来找我呢！庄子去拜访魏王的时候，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趿着破烂的麻鞋，不以为意，而他平日里所津



津乐道的人们，也大都是干体力活的工匠，比如给文惠君杀牛的庖丁，做钟鼓架子的梓庆，造车轮的轮扁等等。他对这些人和这些行业非常熟悉，同时还把这些入作为“道进乎技”的代表，是他理想中的得道之人，给予非常高的地位。

然而，生活的窘迫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精神追求。他睥睨万物，狂放不羁，嘲讽世道，超然于尘世之外，只从后人对他“漆园傲吏”的称呼已可窥见一斑。《庄子·让王》中，原宪居于斗室，青草为顶，蓬茅为门，桑枝为枢，破瓮为窗，粗布为帘，还每日正坐弦歌，颇有自适之得。并且，他还以一席道德之言，说得“乘大马，中紺而表素，轩车不容巷”的子贡逡巡而退。这里的原宪，大约也是庄子自身的写照。

庄子固穷，志可不短，或者说，贫穷与寂寞是他主动的选择。对于名利与富贵的漠视，使他行走于纷扰的世间却保持了内心的宁静。或许有的人要说这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得到这些，所以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这不正是许多眼高手低的人的惯用伎俩吗？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庄子·秋水》中说庄子在濮水边上钓鱼，楚王派了两个人来，要以重礼聘庄子为相，而庄子“持竿不顾”，丝毫不为所动。他徐徐然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的时候已经三千岁了，楚王用布把它包起来，放在竹箱中，恭敬地供在太庙里。这只乌龟宁愿死了留下它的龟壳以显示他身份贵重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来爬去？”两个使者答道：“愿意在烂泥里爬。”庄子说：“走吧！我也愿意选择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也对这件事做了记载。庄子用寓言轻描淡写地做出了一个对许多人来说是如此艰难的选择。

庄子的朋友中也不乏权倾朝野的，如其诤友惠施就是大名辩家，也是梁国之相，声势煊赫。《秋水》篇中说庄子去看他的时候，有人进谗道：“庄子来，是想夺取你的相位。”惠子大恐，在国中搜捕庄子三天三夜而不得。庄子索性自己去见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字叫做鹓雏，你知道吗？鹓雏从南海飞往北海，不是梧桐树它就不停栖，不是竹实它就不吃，不是甘泉它就不喝。而鸱鸺找到了一只死老鼠，仰头看到鹓雏飞过，却大为紧张，以为是来抢这份‘美食’的，于是呷牙咧嘴，朝天怒喝。你今天也要因为你的梁国而朝我呷牙吗？”庄子就像那志向高洁的鹓雏，视浮名如同粪土，一心只想像濠水之鱼一样逍遥自得，又怎么会为区区相位而伤情失性，违背天真呢？《淮南子·齐俗训》中说，惠子带着众多随从，得意洋洋地经过孟诸，正在钓鱼的庄子见此情形，便扔掉了自己钓到的



鱼。这个故事甚有意味，得此神韵的故事在《庄子》书中也时常可以见到。

庄子飞黄腾达的机会很多，他于名利不是抓不住，而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去抓，或者说是避之唯恐不及。他更为重视的，是生命本身。

孔子汲汲于天下，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疲于奔走，《庄子·人间世》篇说他南游的时候，楚狂接舆对他唱出一首劝他全身免害的歌，这固然是对孔子的嘲笑和劝诫，又何尝不是庄子借接舆之口唱出悯世哀歌！战国，一个血与火的时代，人命轻于蝼蚁，所有时势中的英雄都在这时代的洪流中拼命地扑腾，要创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而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宝贵的生命。对此，庄子是不取的，他所求的只是免于刑祸。他鄙视为利而亡的小人，同时也嗤笑那些为名而死的所谓君子。在庄子看来，窃国、窃天下的乱臣贼子，固然难逃天谴，而好自我标榜以要令名的“贤臣”，也都是伤生失性之徒。比如强谏而被夏桀杀掉的关龙逢，被纣王剖心的王子比干，在世人眼中都是难得一见的忠良贤人，而在庄子看来，他们都是故意表现出一副以天下为己任的样子，以自己的无私和耿介，反衬其他人的庸庸碌碌，下获民心，上忤君意，以成就自己卓尔不群的名声。《徐无鬼》篇说：吴王过江到了猴山上，猴子们看见人都吓得四散而逃。只有一只猴子自恃本领高强，不但不逃，反而在那里抓首挠腮，故意卖弄。吴王用箭射它，它居然接住了吴王的箭。吴王命随从急进，众箭齐发，猴子终究无所逃遁。好显示自己的人，大约都难逃此等命运吧！这正是庄子耳提面命要我们笃行的原则。

生命，在庄子的价值体系里占有无上的位置，而完整的生命一定是自由的。名利、天下，甚至人类引以为傲的知识，对生命的本真而言，都是桎梏。《天地》篇说，子贡在汉水南岸看见有个老人在浇菜园子，他凿了一条沟以通水井，把瓦罐装满水，再抱着瓦罐去灌菜，气喘吁吁，大半天才浇了一小块地方。子贡看不忍，说：您老人家只要在井旁树一个桔槔，一天就可以浇很多地，又快又省事，何乐而不为呢？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什么？子贡循循善诱：用木头做一个架子，上面横一根长竿，后面挂上个很重的东西，前面挂水桶，这样提水就不费吹灰之力！这个工具呢，就叫做桔槔。老人听了大怒，转而又笑道：我听我的老师说，造机械的人必然做机巧之事，做机巧之事的人必然有机巧之心。如此心念不定，必然殚精竭虑，劳损心力，就难合于大道了。子贡惭愧而退。这个寓言与当下的气氛多么不同——在我们这个崇尚科学与技术的时代，机心，



或者说知识,被认作社会进步的动力。显微镜、望远镜,能让我们的视力延伸到原本难以触及的世界;电话、广播,能让我们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飞机、火车、飞船,能载我们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有一句话叫“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贴切地表达了人类对自己智力的洋洋自得,以至于我们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成为飞速膨胀的物质器械的奴隶,还如阿斗般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大脑的高速运转让人极度兴奋又疲惫不堪,整个生命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没准哪天就会崩断那根脆弱的心弦!对此,庄子提倡要保持生命混沌圆融的状态,达到道德充实于内的神全境界。《德充符》篇说,鲁哀公曾经向孔子请教:卫国有个相貌极丑的人叫哀骀它,男子与他相处一段时间,就不愿意离开他;女子看见他,就请求父母把自己嫁给他,认为即使给哀骀它做妾也胜过给别人做妻。然而,并没有见他有什么非常之举,只是应和别人而已,哀骀它也没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操纵生死;也没有很多钱,可以挥金如土,况且他又那么丑,一定有什么非常之处。我就召他进宫,一看,果然丑得吓人!但是不到一个月,我就觉得他确实和别人不一样;不到一年,我就完全地信任他,想请他为我管理国政,他也没有表现出惊喜的样子。没过多久,他就走了。我怅然若失,觉得再也找不到人生的乐趣!鲁哀公不禁叹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庄子》书中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相貌丑陋,身带残疾,简直无法用通常的审美标准来衡量,但是身边的人却都喜欢和他在一起。文中庄子借孔子之口答道:这是因为他内在精神的美!我在出使楚国的时候,看到小猪吃奶,在发现它们的母亲死了后,都惊恐地逃走了。这些小猪所爱的不是母亲的形体,而是使母亲成为这样的东西,也就是主宰它形骸的德性。同样,我们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爱的不是他的相貌、学识、家世,而是这个人内在的精神气质,这才是使这个人成为这个人的根本。很多时候,只有放弃外在的欲望,才能保全自我。山木是自招砍伐,油脂是自己熬干了自己,漆树是自己招徕别人割漆,只有那做舟就沉、做棺就腐的散木,方能终尽天年。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因为感念中央之帝混沌的好处,帮他凿开了代表智识聪明的七窍,“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我们现在用“你终于开窍了”来赞赏一个人终于明白了事理,但片面强调外在的智识,不过是压抑内在的自然生命,甚至会导致他的死亡,正像《红楼梦》中所唱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庄子重视生命,重点并不在于形体。我国养生术从很早开始便已十分发



达,丹药之道、导引之术,皆是追求形体长生者孜孜以求的妙道。现在,当温饱等基本生存条件已得到大范围的保障与满足后,大家开始更加关心起健康问题。秋冬季节的食疗进补,五花八门的各种补品、口服液,健身俱乐部的瑜伽、太极拳等,皆已成为生活的时尚。商家还大力宣传,声称这才是热爱生命的表现。而庄子的养生,看重的则是精神的自由。《至乐》篇说,有一天鲁国郊外飞来一只怪鸟,鲁国国君认为这是神异的征兆,恭敬地把它迎进太庙,用最华美的杯子给它喝水,奏庄重的祭祀音乐《九韶》给它听,摆最丰盛的筵席请它品尝。结果鸟儿被弄得眼花缭乱,惊惧不安,不敢动一步,不敢食粒米,三天后就死了。鸟儿的天性是要在空中飞翔,林中觅食,结群嬉戏,这种养壮身体,窒息精神的养鸟方式,最终会适得其反。人的神养,最重要的也是护养精神。

庄子对精神的重视,甚至超越了形体的生死。他认为人活着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就像一个人被倒挂起来一样;而死亡则解开了吊人的绳索,是最彻底的解脱。庄子在去楚国的途中,看到了路边的一个空骷髅,他对着骷髅揣摩了一番,然后枕着骷髅睡了一觉。夜半骷髅托梦而来,说:你想听听关于死的说法吗?死了,上无君,下无臣,不会害怕时间的流逝,与天地自然同寿,即使是做皇帝也没有这么开心啊!庄子问:我如果令司命之神让你复生,使你枯骨生肉,让你的父母、妻子都回到你的身边,拥有以前所拥有的一切,你愿意吗?骷髅愁眉苦脸地答道:我为什么要放弃如此的快乐而重新经受人间的劳苦呢?人的生死,都是天地造化之功,我们只要顺应就可以了。在《大宗师》篇中子舆说:如果造化要让我的左臂化为鸡,我正好可以用来打鸣;如果让我的右臂变为弹弓,我正好可以用来猎鸟;如果让我的屁股变成车轮,精神为马,我正好可以乘坐,就不用再找马车了。安时处顺,顺应自然的变化,这才是通达大道的行为。就像大冶铸剑,炉中的铁汁叫嚣道:我一定要成为莫邪!那么大冶一定会认为它是不祥之金。如果我对着造化说我一定要做人,造化也一定以为我是不祥之人吧!子桑死的时候,孔子派子贡去帮助办丧事。子贡去一看,子桑的朋友们有的在作曲,有的在弹琴,相和而歌,毫无悲戚之状。而《至乐》篇,庄子的妻子死了,好友惠子去凭吊的时候,庄子正叉开两腿席地而坐,敲着盆子唱歌。他说人生为气聚,死则气散,这就像四时的变化一样自然而然,我嗷嗷而哭,是不懂天命了。造化让我生,我就生,造化让我死,我就安然地接受这一安排。这也正是庄子全神养生的重要思想。



这种精神修养的极致，就是庄子常说的至人、神人、真人。《逍遥游》篇中说神人住在人迹难至的姑射山上，“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这是庄子对大道的一种人格化的表述，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对于逍遥这种理想境界的美好想象。《大宗师》篇说：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狝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颡顼得之，以处玄宫；禹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总之，道蕴涵于万物，只要体悟到大道，人就会内德充实，与万物融为一体，无往不胜了。

要达到这种境界，就要摒弃外在的欲望、智识甚至自己的形体与对自我的执著，庄子称其为心斋，或者坐忘。《达生》篇说，那个专门做钟鼓架子的梓庆，别人见了他的作品，以为精巧非常，有鬼神之功。鲁国国君问他有什么诀窍，他答道：我做架子之前必斋以静心。我斋戒三天，就无心去考虑赏罚爵禄的事情；斋戒五天，不再想别人的议论或是自己做得成功与否；斋戒七天，连我自己的四肢形体都忘了。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动手，不然就干脆不做！这大约是我成功的原因吧。《大宗师》篇载，颜回对孔子说：我进步了，我已经忘掉仁义了。我进步了，我已经忘掉礼乐了。过了几天，再见孔子的时候，颜回又说：我又进步了，我已经达到坐忘的境界。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体、智慧，与大道混同为一了。孔子感叹：应当是我向你学习了。这些说的都是精神修养的方法。有时候，庄子也称道为“一”，凝神于内，不起杂念，就是“抱神守一”。这个“守一”，就是教人要保持内心的安宁，不要为外物损耗自己的精神，自然可以保持精神的旺健。



但是这些阐释哲学理念的隐喻，被道教学者换成了实打实的理解与发挥。他们认为理想人格在世上确实存在，那就是能够传授道法仙方、引度点悟的仙人，在此基础上还发展出了一系列道教的修炼方法。比如上文修养精神的“守一”，在《太平经》中就被阐发为：“人知守一，名为无极之道。人有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故圣人教其守一，言当守一身也。念而不休，精神自来，莫不相应，百病自除，此即长生久视之符也。”这显然已经成为道教的一种消病除灾的内炼之术。而东晋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地真》中更将之完全敷衍成为道教的神仙方术。此后，道教学者不断从弘扬道教的目的出发，对《庄子》进行阐释和发挥，南朝道士陶弘景所撰《真诰》认为，《庄子》一书不是庄子所写，而是一部受于老师且来历莫测的天书；庄子则依靠炼丹的方式成了神仙，并且在天上有“太极闾编郎”这样一个职位。这些其实都是道教学者为了尊显自己的教派，故意神化其创始人。庄子“南华真人”的称号，即体现了这一点。

自唐玄宗诏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便从一个思想深邃的哲学家，逐渐演变成无所不能的仙人，并且被各种文学形式所采纳吸收，以百姓喜闻乐见的表演方式演绎得生动丰满。元末明初产生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就说：“时巨鹿郡有兄弟三人，一名张角，一名张宝，一名张梁。那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因入山采药，遇一老人，碧眼童颜，手执藜杖，唤角至一洞中，以天书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术》。汝得之，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角拜问姓名，老人曰：‘吾乃南华老仙也。’言讫，化阵清风而去。角得此书，晓夜攻习，能呼风唤雨，号为‘太平道人’。”庄子怎么会是绿眼睛呢？这是一个有意味的事情。除了碧眼紫髯的孙仲谋，中国人种向来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瞳仁，少有他色。典籍中倒是多有碧眼胡僧、碧眼道人的记载，而这些人大多被视为有特殊能力的异人，大约“碧眼”就是对非凡之人的一种程式化的表达吧。

此类敷衍很多，比如庄周梦蝶，《齐物论》中只有“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样短短数语，竟让后世文人都着了魔，且不论诗文中对“物化”思想难以计数的阐发和化用，单是以“蝴蝶梦”托名的故事，就已是精彩纷呈，内容上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恐



怕庄子自己看了都会目瞪口呆。

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诸杂大小院本”篇目中有《庄周梦》、《蝴蝶梦》，前者为衍庄之作无疑，后者亦当属此类作品，可惜现在已经不知道其具体指哪两个作品。明末常熟脉忘馆所藏元人杂剧以蝴蝶梦为题材者有二：一本名《庄周半世蝴蝶梦》，已经散佚；另一本名《庄周蝴蝶梦》，正名为《太白星三度燕莺忙 老庄周一枕蝴蝶梦》。此杂剧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庄子的来历：“今有太白金星，传玉帝敕命，为因大罗神仙升玉京上清南华至德真君，在玉帝前见金童玉女，执幢幡宝盖，不觉失笑，玉帝怪怒，贬大罗神仙下方庄氏门中为男，名为庄周。……姓庄名周，字子休，祖贯山东曹州人氏。因天下大乱，跟先祖前来四川居住。……庄周是个白衣人，楚威王将重表里取他为官，他不肯出仕。他游遍天下，不知认的多少士大夫。”可以看出，此剧托名“蝴蝶梦”，但已不仅仅在阐释“物化”的含义，还演绎出了庄子离奇的身世及其一生经历等内容。晚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收有一篇题为《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小说，标志着古代小说家利用《庄子》思想资料来创作小说作品已发展到一个高峰。近年在韩国首尔中央图书馆发现了中国明代无名氏话本小说集《啖蔗》，其中有《叩盆记》一篇，当为冯梦龙《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一文之所本。这里对庄子休来历作如下一番介绍：“话说周末时，有一高贤，姓庄名周，字子休，宋国蒙邑人也。曾仕周为漆园吏。……庄生常昼寝，梦为蝴蝶，栩栩然于园林花草之间，其意甚适。醒来时，尚觉臂膊如两翅飞动，心甚异之。……庄生原来是混沌初分时一个白蝴蝶。天一生水，二生木，木荣花茂，那白蝴蝶采百花之精，夺日月之秀，得了气候，长生不死，翅如车轮。后游于瑶池，偷采蟠桃花蕊，被王母娘娘位下守花的青鸾啄死。其神不散，托生于世，做了庄周。因他根器不凡，道心坚固，师事老子，学清净无为之教。……庄生嘿嘿诵习修炼，遂能分身隐形，出神变化。从此弃了漆园吏的前程，辞别老子，周游访道。他虽宗清净之教，原不绝夫妇之伦，一连娶过三遍妻房。第一妻，得疾夭亡；第二妻，有过被出；如今说的是第三妻，姓田，乃田齐族中之女。庄生游于齐国，田宗重其人品，以女妻之。那田氏比先前二妻，更有姿色。肌肤若冰雪，绰约似神仙。庄生不是好色之徒，却也十分相敬，真个如鱼得水。”然后是庄子出游回家，道遇扇坟的年轻寡妇，回家假死，化作楚王孙试妻，妻为救楚王孙劈棺取人脑，庄子复活，妻子含羞自尽。故事可谓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有根据《庄子》中故事生发开来的，也有完全是作者虚构出来的。这



个故事架构基本定型，后来的戏剧在此基础上发展得更加血肉丰满。明代万历年间的谢国撰有《蝴蝶梦》传奇，总计四十四会。从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庄子》中有名的寓言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影子，比如蝶梦、观鱼、贷粟、说剑、聘惠、弹鸟等，几乎可以称为一部传奇化的《庄子》；另一方面，故事情节丰富而跌宕起伏，由之演绎出来的《小寡妇扇坟》和《大劈棺》，后来成为戏剧舞台上的经典曲目，盛演不衰。总体来说，经过一代代的努力，庄子从一个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变身为一个游戏人间的道教神仙，这一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其实庄子只是一个精神修养极高的普通人，他行走于滚滚红尘之中，心远而地自偏。现在很多地方都说庄子是自己那里的人，各地纷纷召开关于庄子的学术会议，办各种文化节，争得不可开交。到现在，比较有影响的有河南境内的小蒙城说、考城说，山东境内的曹县说、菏泽说、东明说，安徽境内的蒙城说。乍一看这些说法提到的地方覆盖三省，其实翻翻地图就可以看到，这三省边界相互交错，除了蒙城相对较远，其他几个地方相距也就几十公里。这个区域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历史上黄河泛滥、改道频繁，昔日的繁华早已湮没于泥沙之下，还有什么故居、遗址可言？所以现在所谓的遗址，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后人所为，绝非庄子所留。而真正能做且有效的，是从故纸堆里爬梳，以期从只言片语中整理出一条相对合理的线索。

第一个明确提到庄子籍里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庄子是蒙人，这没有问题，可是蒙到底在哪里？这对司马迁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却让后人颇感头痛。

《韩非子·难三》说：“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这句宋人的话出于《庄子·庚桑楚》，韩非所说的宋人，显然就是指《庚桑楚》篇的作者庄子。韩非对老庄及其学说十分关注，又离庄子的时代不太远，他关于庄子为宋人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按唐司马贞对《史记》的解说，蒙人为宋人也是可信的。另外，在《庄子》书中，《人间世》篇所提到的“商之丘”、“荆氏”等，都是宋国的地名；《逍遥游》篇所写到的宋荣子、《养生主》篇所写到的公文轩、《田子方》篇所写到的宋元君等，都是宋国人。而且，《天运》篇还写了庄子与宋国太宰的一大段对话，《逍遥游》、《德充符》、《至乐》等篇更是写到许多关于庄子与宋人惠施的辩难过从故事，《徐无鬼》篇甚至还写了“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的故事。这些虽大都具有寓言性质，但也可以佐证庄子为宋



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列御寇》篇谓“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又谓“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庄子”,更可证明庄子是宋国人。

庄子是宋人,汉代人也不怀疑。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下”自注:“名周,宋人。”张衡在《骷髅赋》中托为庄周的口吻说:“吾宋人也,姓庄名周。”刘向在《别录》中说:“(庄周),宋之蒙人也。”高诱在注《吕氏春秋·必己》时说:“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也。”又在注《淮南子·修务训》时说:“庄子,名周,宋蒙县人。”这些说法都一致认为庄子是宋国的蒙人。

而这个蒙城,由于行政区域的变迁,却要费一番工夫来考证了。班固在《汉书·地理志》“梁·蒙”下自注云:“获水首受留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水。”获水,据许慎《说文解字》、酈道元《水经注》等记载,其故道上接留获渠(即汴水)于今商丘市东北,东流经虞城、安徽砀山、萧县北,到江苏徐州市北注入泗水,而班固既于“梁国·蒙”下谓“获水首受留获渠”,则获水接留获渠处必在蒙县,可见蒙县也就必在今商丘市、汉代睢阳之东北。结合酈道元《水经注》和东晋戴祚《西征记》等著作中的相关史料和记载,那么便可确定庄周故里即在商丘之东北。更具体地说,也就是在商丘东北的蒙县城北、汴水南十五六里的地方。那么,这地方离商丘故城到底有多远?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七云:“宋城县,汉睢阳县,属宋国,后属梁国,后魏属梁郡。隋开皇三年罢梁郡,以县属亳州。十六年,于此置宋州,属睢阳焉。十八年改为宋城。……小蒙故城,县北二十二里,即庄周之故里。”谓庄周故里在宋城县治北二十二里。今考隋代宋城县城遗址,大约在今商丘市睢阳区商丘遗址上。如果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载不误,则庄子故里距离今商丘市不过十几里。

庄子一生都在逃名,简直到了怕的程度。而庄子如此为后人追慕,恐怕也是他想不到的吧。孔子有三千弟子为他布道,而庄子则门生寥落。《庄子·天道》记载轮扁向桓公讲斫轮之道的时候说:砍木头造车轮,榫眼太宽则容易滑动而不稳固,过紧则枯涩而进不去。不紧不松,心手相应,我嘴上虽然说不出来,心中却是有数的。这种技艺我没办法明确地告诉我儿子,我儿子也没办法听我讲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么看来,天下人所读的书,其实都是古人的糟粕而已啊!从这些话看来,庄子认为道是不可传的,因此,他大约是不会广收弟子的。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说当时并没有人崇尚庄子,他只是一个人在僻



处自说自话。但是我们在《山木》篇中看到，“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繁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以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悲乎，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列御寇》篇中写道：“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赇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这似乎表明，庄子是有弟子的。弟子名何？我们只在《山木》篇末看到：“庄周反，三月不庭。蒯且从而问曰：‘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这是关于庄子弟子姓名的仅有记载。现在关于《庄子》其书，大家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内篇为庄子自己所撰，外、杂篇多为后学所撰。这些后学，没有像孔门那样有较为明晰的世系传承，或许都是像我们一样为庄子的魅力所折服而无缘列于其门墙的隔世追慕者吧。

庄子少有学生，也没见什么关于他师承的记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评价庄子思想“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认为他是老子的传承者。而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及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有各以所能授弟子，源远流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把庄子列为孔子的门人后学。南朝道士陶弘景说庄子师承长桑公子，成玄英《庄子注疏序》沿袭了这种说法。清四库馆臣评论说：“（郭）象注扫除旧解，标新领异，大半空言，无所征实，不免负王弼注《易》之累。元英此疏，则称意而谈，清言曲畅。至序文云‘庄子字子休，生宋国睢阳蒙县，师长桑公子，受号南化仙人’，殆出《真诰》之类，殊可以广异闻。”何者可信？莫衷一是。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论是爱庄的，还是憎庄的，庄子都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的瑰宝。“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倦，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谲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



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这是《天下》篇对庄子的评价。横空出世的庄子惊鸿一瞥，渺远的背影，令每一个知道他的人都魂牵梦绕，颠倒一生。

庄子的身世，早已如前文所述一般，成为历史与传说色彩交相辉映的海市蜃楼，令我们只能玄想，而无从捉摸。然而庄子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实在而可把握的，就是思想文采卓绝千秋的《庄子》一书。

就现存古书和出土文献资料来看，《庄子》成书于先秦时期应当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通行的《庄子》本子，是经西晋时一个叫郭象的玄学家删订的，只有三十三篇，和先秦的原本差别已经很大了。

最早提到庄子著书的，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庄周著书十余万言”，并且列举了《庄子》中的《渔父》、《盗跖》、《胠箧》、《畏累虚》、《亢桑子》这五个篇目。从字数上看远远超出现行的郭象本《庄子》，篇目中也有现行本子所没有的。司马迁本人深得道家思想的精髓，班固在《汉书》里说，司马迁谈论大道的时候是把黄老之学放在儒家经典前面的，而且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来看，其父司马谈就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司马谈写的《论六家要指》里边，阴阳、儒、墨、名、法等各门各派无一例外地被批驳了一番。司马谈认为：阴阳家的思想是束缚人的东西，它让人对各种规则感到害怕；而墨家就俭朴得太不像样子，让人难于遵守它的教条；法家则是冷酷无情的代名词，没有什么恩惠人情可言；至于儒家呢，更是他重点批驳的对象，说它观点泛滥而不得要领，劳心劳力却得不到什么成果；而司马谈唯独没有说道家思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岂止如此，他还认为道家吸收了各派的优点，“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能下应时代潮流，上感大道孕化，无论庙堂还是江湖之事都是适用的，它旨归精当，易于施行，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看来，司马迁从小熟读道家经典并深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了，加之司马迁严谨的史家作风，他对于庄子的记述自有一定的可靠性，但司马迁没有记录下《庄子》本子的完整篇目，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那么，司马迁时候《庄子》本子的十多万字，又是怎么演变成目前的五六万字的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叙述了先秦思想、学术源流，其中记载《庄子》一书有五十二篇。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汉书·艺文志》所说的



《庄子》五十二篇本，就是司马彪、孟氏所注的本子。而现在流传的郭象本就是司马彪本的基础上删定的。粗略计算一下，司马迁见到的十余万字的本子，平均到司马彪本的五十二篇的话，大约是每篇两千字左右，与现在的本子平均后的每篇字数相当。因此班固所见五十二篇本的《庄子》版本是较为可信的，很可能和司马迁所见的本子字数和篇目接近。据此推测，则司马迁时候的本子，绝大部分为司马彪所继承。而郭象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大量的删削，结果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本子。

由于《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七略》的著录增删改撰而来，而刘歆的《七略》又是根据他父亲刘向的《别录》改撰的，因此，班固的记录很可能反映了西汉《庄子》版本篇目的情况。然而到底司马迁所见《庄子》本子和班固所见本子有什么具体联系，现在已不得而知。就是陆德明认为源出为一的班固本和司马彪本也不尽相同。比如，郭象本是在司马彪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但是与班固本就存在不少差异。陆德明在据郭象本作《庄子音义》时，在内篇《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条下引崔譔的话说，《齐物论》有七章，这一章是连着上一章的，但是班固说这一章是在外篇里边。可见后来司马彪的本子和班固的本子，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比较早的关于《庄子》版本的记述，我们还可以从李善《文选》注中找到一些线索。他在注解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时说：“淮南王《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注曰：‘独往自然，不复顾世。’”这段话，李善也曾在注释其他作者的作品时多次引用。这样看来，淮南王刘安确实著有《庄子略要》，西晋时候司马彪还为它作过注。《文选》注又提到，淮南王刘安还著有《庄子后解》。从现存资料来看，刘安应当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撰写庄学专著的人。但如果据此认定刘安为五十二篇本《庄子》的编纂者或整理者，却是不对的。我们从它的题名以及流传下来的遗文来看，这两篇文章很可能只是对《庄子》文章进行概述和阐释而已。而司马迁所见的《庄子》本子，也肯定是在刘安之前就已经编定好了。

关于两汉的庄子学著作，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所引崔譔的话来看，东汉初年班固曾对《庄子》的文句进行过考订一类的工作，而且很可能有专门的庄学著作。班固是史学家，也是有名的经学家，思想和司马迁比起来可就顽固不少。班固恪守儒家的教条，所以庄子在他的眼里是不甚高明的。至于老